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六十八回 朱紫國唐僧論前世 孫行者施為三折肱

善正萬緣收，名譽傳揚四部洲。智慧光明登彼岸，颯颯雲生天際頭。諸佛共相酬，永住瑤臺萬萬秋。打破人間蝴蝶夢，休休，滌淨塵氛不惹愁。話表三藏師徒洗污穢之衝衝，上逍遙之道路，光陰迅速，又值炎天。正是：

海榴舒錦彈，荷葉綻青盤。兩路綠楊藏乳燕，行人避暑扇搖紈。

進前行處，忽見有一城池相近。三藏勒馬叫：「徒弟們，你看那是甚麼去處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原來不識字，虧你怎麼領唐王旨意離朝也？」三藏道：「我自幼為僧，千經萬典皆通，怎麼說我不識字？」行者道：「既識字，怎麼那城頭上杏黃旗，明書三個大字，就不認得，卻問是甚去處何也？」三藏喝道：「這潑猴胡說。那旗被風吹得亂擺，縱有字也看不明白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孫偏怎看見？」八戒、沙僧道：「師父，莫聽師兄搗鬼。這般遙望，城池尚不明白，如何就見是甚字號？」行者道：「卻不是『朱紫國』三字？」三藏道：「朱紫國必是西邦王位，卻要倒換關文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講了。」

不多時，至城門下馬，過橋，入進三層門裡，真個好個皇州，但見：

門樓高聳，垛壘齊排。周圍活水通流，南北高山相對。六街三市貨資多，萬戶千家生意盛。果然是個帝王都會處，天府大京城。絕域梯航至，遐方玉帛盈。形勝連山遠，宮垣接漢清。三關嚴鎖鑰，萬古樂昇平。

師徒們在那大街市上行時，但見人物軒昂，衣冠齊整，言語清朗，真不亞大唐世界。那兩邊做買做賣的，忽見豬八戒相貌醜陋，沙和尚面黑身長，孫行者臉毛額廓，丟了買賣，都來爭看。三藏只叫：「不要撞禍，低著頭走。」八戒遵依，把個蓮蓬嘴揣在懷裡；沙僧不敢仰視；惟行者東張西望，緊隨唐僧左右。那些人有知事的，看看兒就回去了。有那遊手好閑的，並那頑童們，哄哄笑笑，都上前拋瓦丟磚，與八戒作戲。唐僧捏著一把汗，只教：「莫要生事。」那馱子不敢擡頭。

不多時，轉過隅頭，忽見一座門牆，上有「會同館」三字。唐僧道：「徒弟，我們進這衙門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進去怎的？」唐僧道：「會同館乃天下通會通同之所，我們也打攪得。且到裡面歇下，待我見駕，倒換了關文，再趕出城走路。」八戒聞言，掣出嘴來，把那些隨看的人說倒了數個。他上前道：「師父說的是，我們且到裡邊藏下，免得這夥烏人噪嚷。」遂進館去。那些人方漸漸而退。

卻說那館中有兩個大使，乃是一正一副，都在廳上查點人夫，要往那裡接官。忽見唐僧來到，個個心驚，齊道：「是甚麼人？是甚麼人？往那裡走？」三藏合掌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取經者。今到寶方，不敢私過，有關文欲倒換放行，權借高衙暫歇。」那兩個館使聽言，屏退左右，一個個整冠束帶，下廳迎上相見。即命打掃客房安歇，教辦清素支應。三藏謝了。二官帶領人夫，出廳而去。手下人請老爺客房安歇，三藏便走。行者恨道：「這廝德懶，怎麼不讓老孫在正廳？」三藏道：「他這裡不服我大唐管屬，又不與我國相連，況不時又有上司過客來往，所以不好留此相待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等說，我偏要他相待。」

正說處，有管事的送支應來，乃是一盤白米、一盤白麵、兩把青菜、四塊豆腐、兩個麵筋、一盤乾筍、一盤木耳。三藏教徒弟收了，謝了管事的。管事的道：「西房裡有乾淨鍋灶，柴火方便，請自去做飯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問你一聲：國王可在殿上麼？」管事的道：「我萬歲爺久不上朝，今日乃黃道良辰，正與文武多官議出黃榜。你若倒換關文，趁此急去，趕到明日，就不能夠了，不知還有多少時伺候哩。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們在此安排齋飯，等我急急去驗了關文回來，吃了走路。」八戒急取出袈裟關文。三藏整束了進朝，只是吩咐徒弟，不可出外去生事。

不一時，已到五鳳樓前。說不盡那殿閣崢嶸，樓臺壯麗。直至端門外，煩奏事官轉達天廷，欲倒換關文。那黃門官果至玉階前啟奏道：「朝門外有東土大唐欽差一員僧，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經，欲倒換通關文牒，聽宣。」國王聞言，喜道：「寡人久病，不曾登基。今上殿出榜招醫，就有高僧來國。」即傳旨宣至階下。三藏即禮拜俯伏。國王又宣上金殿賜坐，命光祿寺辦齋。三藏謝了恩，將關文獻上。

國王看畢，分歡喜道：「法師，你那大唐，幾朝君正？幾輩臣賢？至於唐王，因甚作疾回生，著你遠涉山川求經？」這長老因問，即欠身合掌道：「貧僧那裡：

三皇治世，五帝分倫。堯舜正位，禹湯安民。成周子眾，各立乾坤。倚強欺弱，分國稱君。邦君八，分野邊塵。後成二，宇宙安淳。因無車馬，卻又相吞。七雄爭勝，六國歸秦。天生魯沛，各懷不仁。江山屬漢，約法欽遵。漢歸司馬，晉又紛紜。南北二，宋齊梁陳。列祖相繼，大隋紹真。賞花無道，塗炭多民。我王李氏，國號唐君。高祖晏駕，當今世民。河清海晏，大德寬仁。茲因長安城北，有個怪水龍神，刻減甘雨，應該損身。夜間託夢，告王救迺。王言准赦，早召賢臣。款留殿內，慢把棋輪。時當日午，那賢臣夢斬龍身。」

國王聞言，忽作呻吟之聲，問道：「法師，那賢臣是那邦來者？」三藏道：「就是我王駕前丞相，姓魏名徵。他識天文，知地理，辨陰陽，乃安邦立國之大宰輔也。因他夢斬了涇河龍王，那龍王告到陰司，說我王許救又殺之，故我王遂得促病，漸覺身危。魏徵又寫書一封，與我王帶至陰司，寄與鄆都城判官崔珏。少時，唐王身死，至三日復得回生。虧了魏徵，感崔判官改了文書，加王二百年壽。今要做水陸大會，故遣貧僧遠涉道途，詢求諸國，拜佛祖，取《大乘經》三藏，超度孽苦昇天也。」那國王又呻吟嘆道：「誠乃是天朝大國，君正臣賢。似我寡人久病多時，並無一臣拯救。」長老聽說，偷睛觀看，見那皇帝面黃肌瘦，形脫神衰。長老正欲啟問，有光祿寺官奏請唐僧奉齋。王傳旨，教「在披香殿，連朕之膳擺下，與法師同享。」三藏謝了恩，與王同進膳齋不題。

卻說行者在會同館中，著沙僧安排茶飯，並整治素菜。沙僧道：「茶飯易煮，蔬菜不好安排。」行者問道：「如何？」沙僧道：「油、鹽、醬、醋俱無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我這裡有幾文褌錢，教八戒上街買去。」那馱子躲懶道：「我不敢去，嘴臉欠俊，恐惹下禍來，師父怪我。」行者道：「公平交易，又不化他，又不搶他，何禍之有？」八戒道：「你才不曾看見獐智？在這門前扯出嘴來，把人說倒了來個；若到鬧市叢中，也不知說殺多少人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只知鬧市叢中，你可曾看見那市上賣的是甚麼東西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只教我低著頭，莫撞禍，實是不曾看見。」行者道：「酒店、米鋪、磨坊並綾羅雜貨不消說，著然又好茶房、麵店、大燒餅、大饅饅，飯店又有好湯飯、好椒料、好蔬菜，與那異品的糖糕、蒸酥、點心、饅子、油食、蜜食，……無數好東西，我去買些兒請你如何？」那馱子聞說，口內流涎，喉嚨裡嚙嚙的嚙唾，跳起來道：「哥哥，這遭我擾你，待下次躉錢，我也請你回席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沙僧，好生煮飯，等我們去買調和來。」沙僧也知是耍馱子，只得順口應承道：「你們去，須是多買些，吃飽了來。」那馱子撈個碗盞拿了，就跟著行者出門。有兩個在官人問道：「長老那裡去？」行者道：「買調和。」那人道：「這條街往西去，轉過拐角鼓樓，那鄭家雜貨店，憑你買多少，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薑、椒、茶葉俱全。」

他二人攜手相攬，徑上街西而去。行者過了幾處茶房，幾家飯店，當買的不買，當吃的不吃。八戒叫道：「師兄，這裡將就買些用罷。」那行者原是耍他，那裡肯買，道：「賢弟，你好不經紀，再走走，揀大的買吃。」兩個人說說話兒，又領了許多人跟隨爭看。不時到了鼓樓邊，只見那樓下無數人喧嚷，擠擠挨挨，填街塞路。八戒見了道：「哥哥，我不去了。那裡人嚷得緊，只怕是拿和尚的，又況是面生可疑之人，拿了去，怎的了？」行者道：「胡談！和尚又不犯法，拿我怎的？我們走過去，到鄭家店買些調和來。」八戒道：「罷罷罷，我不撞禍。這一擠到人叢裡，把耳朵揉了兩柱，說得他跌跌爬爬，跌死幾個，我倒償命哩！」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在這壁根下站定，等我過去買了回來，與你買素麵、燒餅吃罷。」那馱子將碗盞遞與行者，把嘴拄著牆根，背著臉，死也不動。

這行者走至樓邊，果然擠塞。直挨入人叢裡聽時，原來是那皇榜張掛樓下，故多人爭看。行者擠到近處，閃開火眼金睛，仔細看時，那榜上卻云：

朕西牛賀洲朱紫國王，自立業以來，四方平服，百姓清安。近因國事不祥，沉痾伏枕，淹延日久難痊。本國太醫院屢選良方，未能調治。今出此榜文，普招天下賢士。不拘北往東來，中華外國，若有精醫藥者，請登寶殿，療理朕躬。稍得病愈，願將社稷平分，決不虛示。為此出給張掛。須至榜者。

覽畢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行動有三分財氣。』早是不在館中默坐。即此不必買甚調和，且把取經事寧耐一日，等老孫做個醫生耍耍。」

好大聖，彎倒腰，丟了碗盞，拈一撮土，往上灑去，念聲咒語，使個隱身法，輕輕的上前揭了榜。朝著巽地上吸口仙氣吹來，立起一陣旋風，將人都吹散。他卻回身，徑到八戒站處，只見那馱子嘴拄著牆根，卻是睡著了一般。行者更不驚他，將榜文摺了，輕輕揣在他懷裡，拽轉步，先往會同館去了不題。

卻說那樓下眾人見風起時，各各蒙頭閉眼。不覺風過時，沒了皇榜，眾皆悚懼。那榜原有□二個太監、□二個校尉早朝領出，才掛不上三個時辰，被風吹去，戰兢兢左右追尋，忽見豬八戒懷中露出個紙邊兒來。眾人近前道：「你揭了榜來耶？」那馱子猛擡頭，把嘴一搯。謊得那幾個校尉踉踉蹌蹌，跌倒在地。他卻轉身要走，又被面前幾個膽大的扯住道：「你揭了招醫的皇榜，還不進朝醫治我萬歲去，卻待何往？」那馱子慌慌張張道：「你兒子便揭了皇榜，你孫子便會醫治。」校尉道：「你懷中揣的是甚？」馱子卻才低頭看時，真個有一張字紙。展開一看，咬著牙罵道：「那獼猴害殺我也。」恨一聲，便要扯破。早被眾人架住道：「你是死了。此乃當今國王出的榜文，誰敢扯壞？你既揭在懷中，必有醫國之手，快同我去。」八戒喝道：「汝等不知。這榜不是我揭的，是我師兄孫悟空揭的。他暗暗揣在我懷中，他卻丟下我去了。若得此事明白，我與你尋他去。」眾人道：「說甚麼亂話？現鐘不打打鑄鐘？你現揭了榜文，教我們尋誰？不管你，扯了去見主上。」那夥人不分清白，將馱子推推扯扯。這馱子立定腳，就如生了根一般，□來個人也弄他不動。八戒道：「汝等不知高低，再扯一會，扯得我馱子性子發了，你卻休怪。」

不多時，鬧動了街坊，將他圍繞。內有兩個年老的太監道：「你這相貌稀奇，聲音不對，是那裡來的，這般村強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們是東土差往西天取經的。我師父乃唐王御弟法師，卻才入朝，倒換關文去了。我與師兄來此買辦調和，我見樓下人多，未曾敢去，是我師兄教我在此等候。他原來見有榜文，弄陣旋風揭了，暗揣我懷內，先去了。」那太監道：「我先前見個白面胖和尚，徑奔朝門而去，想就是你師父？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太監道：「你師兄往那裡去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們一行四眾，師父去倒換關文，我三眾並行囊、馬匹俱歇在會同館。師兄弄了我，他先回館中去了。」太監道：「校尉不要扯他，我等同到館中，便知端的。」八戒道：「你這兩個奶奶知事。」眾校尉道：「這和尚委不識貨，怎麼趕著公公叫起奶奶來耶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不羞，你這反了陰陽的。他二位老媽媽兒，不叫他做婆婆、奶奶，倒叫他做公公？」眾人道：「莫弄嘴，快尋你師兄去。」

那街上人吵吵鬧鬧，何止三五百，共扛到館門首。八戒道：「列位住了。我師兄卻不比我任你們作戲。他卻是個猛烈認真之士。汝等見了，須要行個大禮，叫他聲孫老爺，他就招架了；不然啊，他就變了嘴臉，這事卻弄不成也。」眾太監、校尉俱道：「你師兄果有手段，醫好國王，他也該有一半江山，我等合該下拜。」

那些閑雜人都在門外道譁。八戒領著一行太監、校尉，徑入館中。只聽得行者與沙僧在客房裡正說那揭榜之事要笑哩。八戒上前扯住，亂嚷道：「你可成個人？哄我去買素麵、燒餅、饅饅我吃，原來都是空頭。又弄旋風，揭了甚麼皇榜，暗暗的揣在我懷裡，拿我裝胖。這可成個弟兄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馱子，想是錯了路，走向別處去。我過鼓樓，買了調和，急回來尋你不見，我先來了。在那裡揭甚皇榜？」八戒道：「現在看榜的官員在此。」說不了，只見那幾個太監、校尉朝上禮拜道：「孫老爺，今日我有緣，天遣老爺下降。是必大展經綸手，微施三折肱，治得我王病愈，江山有分，社稷平分也。」行者聞言，正了聲色，接了八戒的榜文，對眾道：「你們想是看榜的官麼？」太監叩頭道：「奴婢乃司禮監內臣。這幾個是錦衣校尉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招醫榜，委是我揭的，故遣我師弟引見。既然你主有病，常言道：『藥不輕賣，病不討醫。』你去教那國王親來請我，我有手到病除之功。」太監聞言，無不驚駭。校尉道：「口出大言，必有度量。我等著一半在此啞請，著一半入朝啟奏。」

當分了四個太監、六個校尉，更不待宣召，徑入朝，當階奏道：「主公萬千之喜。」那國王正與三藏膳畢清談，忽聞此奏，問道：「喜自何來？」太監奏道：「奴婢等早領出招醫皇榜，鼓樓下張掛。有東土大唐遠來取經的一個聖僧孫長老揭了，現在會同館內，要王親自去請他，他有手到病除之功。故此特來啟奏。」國王聞言，滿心歡喜，就問唐僧道：「法師有幾位高徒？」三藏合掌答曰：「貧僧有三個頑徒。」國王問：「那一位高徒善醫？」三藏道：「實不瞞陛下說，我那頑徒，俱是山野庸才，只會挑包背馬，轉潤尋波，帶領貧僧登山涉嶺，或者到峻險之處，可以伏魔擒怪，捉虎降龍而已，更無一個能知藥性者。」國王道：「法師何必太謙？朕當今日登殿，幸遇法師來朝，誠天緣也。高徒既不知醫，他怎肯揭我榜文，教寡人親迎？斷然有醫國之能也。」叫：「文武眾卿，寡人身虛力怯，不敢乘輦。汝等可替寡人，俱到朝外，敦請孫長老，看朕之病。汝等見他，切不可輕慢，稱他做『神僧孫長老』，皆以君臣之禮相見。」

那眾臣領旨，與看榜的太監、校尉逕至會同館，排班參拜。謊得那八戒躲在廂房，沙僧閃於壁下。那大聖看他坐在當中，端然不動。八戒暗地裡怨惡道：「這獼猴活活的折殺也。怎麼這許多官員禮拜，更不還禮，也不站將起來？」不多時，禮拜畢，分班啟奏道：「上告神僧孫長老：我等俱朱紫國王之臣，今奉王旨，敬以潔禮參請神僧，入朝看病。」行者方才立起身來，對眾道：「你王如何不來？」眾臣道：「我王身虛力怯，不敢乘輦，特令臣等代君之禮，拜請神僧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列位請前行，我當隨至。」眾臣各依品從，作隊而走。行者整衣而起。八戒道：「哥哥，切莫攀出我們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攀你，只要你兩個與我收藥。」沙僧道：「收甚麼藥？」行者道：「凡有人送藥來與我，照數收下，待我回來取用。」二人領諾不題。

這行者即同多官頃間便到。眾臣先走，奏知那國王，高捲珠簾，閃龍睛鳳目，開金口御言，便問：「那一位是神僧孫長老？」行者進前一步，厲聲道：「老孫便是。」那國王聽得聲音兇狠，又見相貌刁鑽，謊得戰兢兢，跌在龍床之上。慌得那女官內宦，急扶入宮中。道：「誑殺寡人也！」眾官都嗔怨行者道：「這和尚怎麼這等粗魯村疏？怎敢就擅揭榜？」

行者聞言，笑道：「列位錯怪了我也。若像這等慢人，你國王之病，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。」眾臣道：「人生能有幾多陽壽？就一千年也還不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他如今是個病君，死了是個病鬼，再轉世也還是個病人，卻不是一千年也還不好？」眾臣怒曰：「你這和尚甚不知禮，怎麼敢這等滿口胡柴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是胡柴，你都聽我道來：

醫門理法至微玄，大要心中有轉旋。
望聞問切四般事，缺一之時不備全：
第一望他神氣色，潤枯肥瘦起和眠；
第二聞聲清與濁，聽他真語及狂言；
三問病原經幾日，如何飲食怎生便；
四才切脈明經絡，浮沉表裡是何般。
我不望聞並問切，今生莫想得安然。」

那兩班文武叢中，有太醫院官，一聞此言，對眾稱揚道：「這和尚也說得有理。就是神仙看病，也須望、聞、問、切，謹合著神聖功巧也。」

眾官依此言，著近侍傳奏道：「長老要用望、聞、問、切之理，方可認病用藥。」那國王睡在龍床上，聲聲喚道：「叫他去

罷，寡人見不得生人面了。」近侍的出宮來道：「那和尚，我王旨意，教你去罷，見不得生人面哩。」行者道：「若見不得生人面啊，我會懸絲診脈。」眾官暗喜道：「懸絲診脈，我等耳聞，不曾眼見。再奏去來。」那近侍的又入宮奏道：「主公，那孫長老不見主公之面，他會懸絲診脈。」國王心中暗想道：「寡人病了三年，未曾試此，宣他進來。」近侍的即忙傳出道：「主公已許他懸絲診脈，快宣孫長老進宮診視。」

行者卻就上了寶殿。唐僧迎著罵道：「你這潑猴，害了我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好師父，我倒與你壯觀，你返說我害你？」三藏喝道：「你跟我這幾年，那曾見你醫好誰來？你連藥性也不知，醫書也未讀，怎麼大膽撞這個大禍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你原來不曉得。我有幾個草頭方兒，能治大病，管情醫得他好便了。就是醫殺了，也只問得個庸醫殺人罪名，也不該死，你怕怎的！不打緊，不打緊，你且坐下，看我的脈理如何？」長老又道：「你那曾見《素問》、《難經》、《本草》、《脈訣》是甚般章句，怎生註解？就這等胡說亂道，會甚麼懸絲診脈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我有金線在身，你不曾見哩。」即伸手下去，尾上拔了三根毫毛，捻一把，叫聲：「變！」即變作三條絲線，每條各長二丈四尺，按二□四氣，托於手內，對唐僧道：「這不是我的金線？」近侍宦官在傍道：「長老且休講口，請入宮中診視去來。」行者別了唐僧，隨著近侍入宮看病。正是那：

心有秘方能治國，內藏妙訣註長生。

畢竟這去不知看出甚麼病來，用甚麼藥品。欲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